

● 如是我读

葱油饼干里的逝水年华

周春梅

不久前收到老家朋友的信息,向我要收件地址,说给我订了我们都喜欢吃的产自上海的老式葱油饼干——那种颇为特别、难以描述、带着葱香的清甜,瞬间让我们重回安宁的小镇、无忧的童年,两人一起吃饼干、看小人书的悠长午后。这葱油饼干对于我们的意义,不亚于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那著名的小玛德莱娜点心。

在普鲁斯特的笔下,那种点心又矮又胖,看来像是用扇贝壳那样的点心模子做的,模样丰满肥腴、令人垂涎,点心的四周还有那么规整、那么一丝不苟的皱褶。但即使是这样鲜明可爱的视觉形象,也比不上气味和滋味给人留下的长久印象与深远影响:“气味和滋味却会在形销之后长期存在,即使人亡物毁,久远的往事了无陈迹,唯独气味和滋味虽说更脆弱却更有生命力;虽说更虚幻却更经久不散,更忠贞不贰,它们仍然对依稀往事寄托着回忆、期待和希望,它们以几乎无从辨认的蛛丝马迹,坚强不屈地支撑起整座回忆的巨厦。”

一块浸泡在茶水中的小玛德莱娜点心,一下子唤起了小说中“我”的童年回忆,多年前姨妈曾经给“我”一块同样浸泡在茶水中的小玛德莱娜点心,那滋味也一模一样。于是,“那时

我们家花园里的各色鲜花,还有斯万先生家花园里的姹紫嫣红,还有维福纳河塘里漂浮的睡莲,还有善良的村民和他们的小屋,还有教堂,还有贡布雷的一切和市镇周围的景物,全都显出形迹,并且逼真而实在,大街小巷和花园都从我的茶杯中脱颖而出”。

两三天后,老式葱油饼干就来到了我的家中,包装妥帖,完好无损。独立的小包装便于携带,朋友说我可以带到办公室,工作间隙垫垫肚子。于是,第二天上午,我拿出五分钟时间,细细品尝一袋葱油饼干,让自己重回童年小镇。

我闭上眼睛,故园的许多细节,伴随着饼干的气味与滋味,如普鲁斯特所说的水中的碎纸,在盛满清水的大碗里,渐渐舒展,“出现不同的轮廓,泛起不同的颜色,千姿百态,变成花,变成楼阁,变成人物……”

比如小院里的柿子树,秋天时缀满了又红又圆、莹润可爱的小柿子。妈妈会特意留几个到白雪皑皑的冬季,在枝头点亮红色的小灯笼,迎接来年的春梅开,春风起,春水生,春雷震,春林盛……比

如夏天时,到一个热爱园艺的老爷爷家看原来只在书本上读过的“昙花一现”。黑丝绒般的夜色里,花瓣逐渐绽开,硕大的花朵洁白如雪,清香四溢,如此纯洁,又如此热烈,如铁凝那篇著名的小说名:“哦,香雪!”铁凝笔下的“香雪”是个纯真美好的少女,正如同这如雪如诗的昙花。我听到自己的心伴随着花开而怦怦地跳,跳,跳……就像多年后站在他的面前,被某种心仪已久的东西击中,惊呆,进入恍恍惚惚的梦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饼干吃完,柿子离枝,昙花凋零,我也从梦中醒来,“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走到办公室外的走廊上,望着对面如此近又如此远的楼群,久久徘徊,惆怅不已。



菊之韵 刘新尧

安徽桐城老城区南部,有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小巷,名为六尺巷。其全长不过百余米,却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清代康熙年间,街巷两侧分别住着张、吴两家,张家即是时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张英家人。张英治国辅政,才学出众,先后充任纂修《国史》《一统志》等典籍的总裁官。而邻居吴家也是官宦之家。两家宅子间原有空隙,可是吴家在修建房屋时越过中线。此举令张家极为不满,遂生争执,互不相让,讼到县衙。因为双方皆为名门望族,县官不敢轻易决断。

于是张家人写信到京城向张英诉说求援。张英获悉宅基纠纷由来后,当即写诗寄回老家:“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人见信后,犹如醍醐灌顶,遂主动将自家围墙往后退让三尺。吴家见状十分羞愧,在感动之余也将围墙往后让出三尺,于是便形成了六尺宽的一条小巷。于是,六尺巷的故事广为流传,张家的宽容豁达和吴家的悔改之举,同时受到人们称颂。俗语“争一争,行不通;让一让,六尺巷”。六尺巷的故事,体现出中国人谦逊低调、温和有礼的性格特征。如今的六尺巷,已成为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创建和谐社会的典范。

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的八步区,隶属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是多民族聚居地。贺州市的机关驻地叫八步镇。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在贺街设立临贺县。隋开皇九年(589),临贺县改为贺州。明洪武十年(1377)改称为贺县。八步镇1934年设建制镇,民国后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平乐专署驻地。1952年,贺县县城驻地从贺街搬迁到八步镇。1997年2月,国务院批准贺县撤县设市和原梧州地区更名为贺州地区,贺州地区机关驻地设在原县级贺州市。2002年6月,贺州地区撤地设市,改称贺州市,原县级贺州市改称为八步区。

八步区的得名由来可追溯到清嘉庆末年。当时,有8户人家从广东肇庆来到距八步17公里的黄田路花村,从事矿业开采兼经商。由于交通不便,这8户人家逐渐从路花村迁移到贺江边,并在此开设了八家经营食盐日用品的店铺,人称“八铺”;并在江边建造八个小埠头(码头)。于是这八家店铺、八个埠头,后来成为“八步”地名的来源。因“铺、埠”的广东话与“步”谐音,故取名“八步”。1944年,桂林沦陷,从全国各地到桂林躲避战乱的一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疏散到了八步。与此同时,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流涌来,使原本只有几千人口的“八步”小镇,暴增至四五万人,八步遂有了“小广州”之美称。

六尺巷与八步镇

谭汝为

● 陈悦著《沉没的甲午:北洋悲歌与晚清大败局》

本书以甲午战争的时间顺序为总脉络,援引大量原始档案,以及相关人物的文集、日记、回忆录等资料,详述甲午战争的三个阶段。书中用更客观的角度分析甲午战争战败的深层原因,揭露清王朝在这场战争中必然失败的残酷现实。

● 范小青著《江山故宅》

一封家族的密函、一幅古老的画卷,串联起一段发生在旧宅子里的往事。但范小青显然并不愿意让自己的写作落入常识的窠臼。她让不同

关于陈子昂,首先想到的,是他写的这首《感遇》:“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自春到夏,兰香,杜若,日日夜夜,鲜嫩,茂盛。一朵朵红花挂着紫茎,美得各种花从失色。然而,处于幽独的林地,又有谁会来欣赏呢?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袅袅的秋风又吹来了。再香的“兰”,再美的“若”,也摇落得凋零了。于是,他就一个人,登上了那幽州台(又名黄金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了。

他真登过幽州台吗?有人曾经提出异议,我也曾经这样问过:“真有过那样的情形吗?那么样的——前不见古人,他们都到哪里去了?那么样的——后不见来者,他们还在远方未来?一个人立在天地之

的人物轮番登场,从各自的角度讲述自己版本的故事,就像在复原某个悬念迭起的罗生门。

● 李锐、赵文婷著《出土简帛古书的学派判定研究》

“诸子百家”,“百家争鸣”,是我们描述先秦思想界的状况时最惯用的套语,但到底是哪百家?刘歆把百家简括为“十家”,司马谈又简括为

间,看着悠悠的时空转换。一个人看着过去未来,孤苦伶仃,怆然泣下。也许没有这样的情形,但真的有这样的的心情。这样的失望和绝望,这样的悲愤和伤心。”诗歌重要的就是心情。很多时候,没有故事,但是却有很多心情。于是,我给这

念天地之悠悠

——说说陈子昂

周实

首拙诗,起了个名字叫《心情》。

读着自己的这首拙诗,想着当年的陈子昂为什么会突然怀有那样悲伤的心情呢?于是,我又翻开史书,进行了一番认真的搜索,得到的只有这点信息:武则天掌握朝政时,其侄武攸宜率军征讨侵扰河北的契丹,陈子昂为

“六家”,是否切合实际?《出土简帛古书的学派判定研究》一书仔细梳理了“百家”“十家”“六家”的来历和产生的背景,认为从“百家”、师承关系入手考察诸子学派更符合当时的情形。

● [英国]艾萨克·罗夫莱多著《和天才交换大脑》(张红玉译)

作为认知科学专家,罗夫莱多执着于探索人类潜能与智慧的核心奥秘,在读了至少成百上千篇关于心理学、智力、天才和学习的文章后,他总结了让苏格拉底、爱因斯坦、达·芬奇、牛顿、莫扎特和孙武等人成为天才的29条主要秘诀。

参谋。他建议分兵万人为前驱,武攸宜不听,认为他只是个文人。他不死心,再次进谏,结果激怒了武攸宜,将他降为军曹。悲愤至极的陈子昂遂于某日的一个黄昏登上了当时的幽州台(遗址在今北京市的蓟北楼)。站在台上,他极目远眺,个人的身世和历史的风云也就自然而然地在他眼前和心里纵横交错起来了。

也许真是这样的吧。不过,为何他没有去那别的什么地方,而是去了幽州台呢?读读他这首《燕昭王》,多少也就明白了:“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可惜的是,遥望之后,登台之后,他并未看见心有“霸图”的“燕昭王”,也没看见争收失地的“后来者”,只能“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了。现在的我们也只能这样的认为和猜想了。

微书评

商皓